

蒋叔南的《房山游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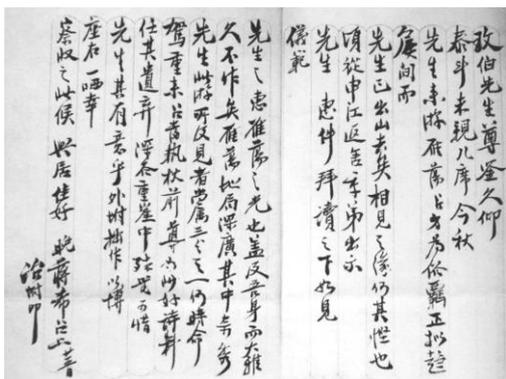
栗景鸿

民国间，多有文士名家被房山山水所吸引，于是携朋聚友，探奇寻幽，争睹“幽燕奥室”之胜景。如收藏家傅增湘、书画家周肇祥、“京师四大家”之一的凌文渊、历史学家邓之诚、佛学家蒋维乔、教育家李书华、名居士高鹤年等，都曾在房山地区驻足徜徉，且都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字记述，为后人了解近百年前房山的自然景观、人文风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。这些记述文字辞句优美、生动翔实，极具可读性，至今仍被当作游记范文而津津乐道。期间，被《旅行杂志》誉为“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”，被梁启超誉为“徐霞客第二”的浙江人蒋叔南也曾在好友蒋维乔的介绍下，慕名游历了上方山和云居寺两处“房山之胜”，并写下了《房山游记》一文。



蒋叔南像

蒋叔南(1884—1934)，名希召，以字行，别号雁荡亦澹荡人、雁荡山人，浙江省乐清县(今乐清市)大荆镇东里人。早年从父读书，后入浙江武备学堂就读，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陆军速成学堂，与蒋介石、张群等同窗。曾任浙江第五区禁烟监督、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处谘议官等职。因与蔡锷过从甚密，遭袁世凯党羽排挤。民国四年(1915)南归，任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经理。在沪期间，与梁启超一起主持了一系列纪念蔡锷的活动。民国六年(1917)夏，蒋叔南离沪返乡隐居，从此开始长达近二十年的雁荡山开发事业。蒋叔南经营名山事业，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开发新景点，其足迹遍布雁荡群峰，只要有新发现，即设法增设；二是将自己半生积蓄都用于雁荡山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，同时动员进山的政要名流捐资；三是凭借自己的才识和阅历，编写了一系列出版物，以扩大雁荡山的影响。四是力邀傅增湘、张元济、林琴南、钱名山、康有为、黄宾虹、陈叔通、黄炎培等来雁荡山旅游，借名流之诗文之书画之口碑为雁荡山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

蒋叔南墨迹

因而，蒋叔南被梁启超誉之为“徐霞客第二”、黄炎培赞之为“雁荡山中兴主”，当年的《旅行杂志》《申报》称之为“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”、“雁荡山主人”。

蒋叔南一生酷嗜旅游，著作颇富。主要有：《雁荡名胜》摄影集(1916年，上

海商务印书馆)、《中国名胜雁荡山》(1917年,商务印书馆)、《蒋叔南游记第一集》(1921年,纸本线装二册)、《雁荡新便览》(1927年,上海中华书局)、《雁荡山一览》(1936年出版)与《东瓯雁荡名胜便览》(1937年出版)、另有54卷《雁荡山志》刊稿本。

民国九年(1920)春,蒋叔南来北京漫游,与其同宗好友、佛学家蒋维乔(江苏武进人)在北平教育部相晤。二人都是乐山爱水之人,畅谈期间,自然免不了各自介绍彼此游历雅事。谈话中,蒋维乔对蒋叔南讲起游览房山一事。一年前,蒋维乔与其好友冯农、冯雨在游历了天津盘山风景后,又相约“再游房山”,于是,自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四日,蒋、冯等人先后游览了房山境内的上方山和云居寺,并写下《大房山游记》一文,刊于当时的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卷第八号上。文中盛赞上方山:“房山雄奇,其胜在坨、在洞,令人起壮美之感……”作为雅好山水的旅游大家,蒋叔南听完蒋维乔对房山的介绍,不禁怦然心动,“心焉慕之”。

于是,在清明节过后的四月十八日上午,为了早日一睹房山之美,蒋叔南只带着几件极其简单的行李,“子身独行”,迫不及待地赶到北平正阳门京汉火车站,登上了开往房山琉璃河的火车。

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车途,在琉璃河站下车后的蒋叔南,用一元二角雇了两头骡子,开始了他的“房山之旅”:

自站西行,经琉璃河镇、李家庄、东营村、西营村,约三十里至天开村,已入房山谷口。时而沿山,时而溯溪,小径荦确,碍足难行,道旁多杏林,枝头杏花亦若沾染现代新思潮者,正在讲解放时候,含苞如笑,醉色撩人,一色杏花红十里,不图今日于骡背上得之。六里至天开,更六里至下中院。此间居民屋顶均以薄岩片代瓦,近山皆岩层,采取极便,省费耐用,诚能因地制宜也。过上中院,居民数十聚集道旁,聆其所语,知有三西人来游房山,适与余先后经此。村中妇女,多手携鸡蛋及生鸡,欲得善价以售于过客也。

文中“房山”即指现在的“上方山”。民国二十六年(1937)四月,《房山游记汇编》一书编者王毓霖在其序中有言:“上方本名大房山,或称大房岭,房亦作防,又名六聘山。”

在颠簸途中,蒋叔南遇到了不少前去上方山的游客:其中还有三位外国人,可见上方山在当时的名声。从文中还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,当地村民已经有着非常超前的经商意识,沿途兜售本地的土特产品,更可看出上方山之名由来已久,村民的经济头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也随之益强了。

在上方山接待庵,蒋叔南受到方丈贯如接待,还介绍给他三位同好张遵午、王仲清、王吴山。

自接待庵起,蒋叔南开始“解读”上方山独特的山林之幽美。他以清楚简洁的文笔,清晰地为人们勾勒出一幅“上方山游览路线图”。如他记述“云梯”一段,极为生动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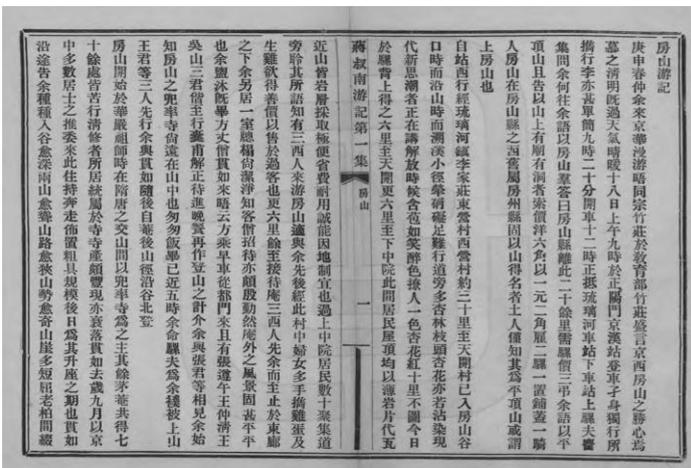
入谷愈深,两山愈耸,山路愈狭,山势愈奇,山崖多短屈老柏,间缀桃花,

极其美观。约三里许谷尽途穷，前方疑无去路矣。山之左崖凿级上升，名曰云梯，七十步至头山门。入门石级愈陡，高几及膝，宽仅容足，外方縵以短栏，系以铁链，以便攀登，计二百余步。至云梯庵小憩。庵倚于厂下，下临百丈危崖，若在雨水之时，即在瀑布之顶也。

从十八日傍晚至二十日上午，蒋叔南流连往返在上方山中，在寺僧蓬莱的引导之下，与张遵午、王仲清、王吴山一起先后“经款龙桥，过瓣香庵，抵兜率寺……渡听梵桥……赏云水洞……游一斗泉，至圣泉庵、旱龙潭、华严洞……上玉皇殿，步入龙虎峪……”，一路之上，“松下多小竹，晓风拂拂，摇曳有致”，旖旎风光，尽收眼底。

其中尤以四人探奇云水洞一段引人入胜，从中可略见蒋氏行文特色：

……更进侧转，洞顶极高，约四五十丈，上半分黑白，称为半阴晴天，其下为象驮宝瓶，为灵芝岩。由此更进，导者谓已到鹞子翻身处矣。适间三四人至此折回，余等多燃火把，细察前方，则洞中已无去路，眼前有穴，大可三尺余，适如水井上口，仅供水桶提挈进出之度耳。导者腾身先下，遵午继之，余将所穿夹衣尽行脱去，并将所携洋烛燃放一根于洞口。下降约八尺许，洞向内斜，如直角之弦线口之大，视洞口之初次蛇行处为小。余又用力双脚直伸，借臀与肘之力渐渐溜下，幸此处岩石光滑湿润，尚不十分费事。此时脑筋忽发异想，以为到了十九重地狱，昏昏然莫名其妙。



二十日上午，蒋叔南离开上方山，“策蹇诣云居”。行约五十里后，近中午时到云居寺山门。未进山门，蒋叔南就被其周边“世外桃源”般的景色吸引：

村畔溪畔遍植槐柳白杨，间以正在开花之杏，含苞待放之梨。

在云居寺，蒋叔南逐一观

览了天王殿、毗卢殿、弥陀殿、药师殿、大悲殿，随后在一位姓张的老人引导下，登上了“小西天”石经山，就石经洞中所藏经板一一探究，并记以文字：“兹摘录其大意，以知石经之所由来也。”

站在石经山，远眺云居寺，蒋叔南用简练的语言记叙道：

自此望云居如指掌纹，柏林中杂以杏花，苍老富丽，诚不易遘之景物也。北山一径蜿蜒可辨，导者指谓从此可达上方山，计程十八里，惟路极难行也。余察云居形势乃上方山脉蜿蜒南来，分为中外两干，中干至余立足处而尽，外干而北而南，更由而东，抱回环于拒马河之北岸，其支干蟠屈作势，拖为宝瓶峰，局势开张，云居寺在其下，青鸟家言回龙顾祖处也。

当天，蒋叔南住在云居寺。次日早起观瞻了寺中南北二塔。蒋叔南虽然在

云居寺停留时间不长，但这里的佛教氛围深深地触动了她：

云居寺局势之开敞，树木之森茂，流泉之清澈，建筑之壮丽，北方丛林中可首屈一指。

看完二塔，蒋叔南便离开云居寺，下午赶至琉璃河火车站，晚归北平，结束了房山之行。

为使读者对蒋叔南这次游览有一个完整的认识，同时保持资料的完整性，特录其游记全文如下：

庚申春仲，余来京华漫游，晤同宗竹庄于教育部。竹庄盛言京西房山之胜，心焉慕之。清明既过，天气晴暖。十八日上午九时于正阳门京汉站登车，子身独行，所携行李亦甚单简。九时二十分开车，十二时正抵琉璃河车站下车。站上骡夫麇集，问余何往。余语以房山。群答曰：房山县离此二十余里，需骡，价三吊。余语以平顶山，且告以山上有庙有洞者。索价洋六角，以一元二角雇二骡，一置铺盖，一骑人。房山在房山县之西，旧属房州，县固以山得名者。土人仅知其为平顶山，或谓上房山也。

自站西行，经琉璃河镇、李家庄、东营村、西营村，约三十里至天开村，已入房山谷口。时而沿山，时而溯溪，小径荦确，碍足难行，道旁多杏林，枝头杏花亦若沾染现代新思潮者，正在讲解放时候，含苞如笑，醉色撩人，一色杏花红十里，不图今日于骡背上得之。六里至天开，更六里至下中院。此间居民屋顶均以薄岩片代瓦，近山皆岩层，采取极便，省费耐用，诚能因地制宜也。过上中院，居民数十聚集道旁，聆其所语，知有三四人来游房山，适与余先后经此。村中妇女，多手携鸡蛋及生鸡，欲得善价以售于过客也。更六里余至接待庵，三四人先余而至，止于东廊之下，余另居一室，窗榻尚洁净，知客僧招待亦颇殷勤。然庵外之风景固甚平平也。余盥沐既毕，方丈僧贯如来晤，云方乘早车从都门来，且有张遵午、王仲清、王吴山三君偕至，行囊甫解，正待进晚餐，再作登山之计；介余与张君等相见。余始知房山之兜率寺尚远在山中也。匆匆饭毕，已近五时。余命骡夫为余幞被上山，王君等三人先行，余与贯如随后，自庵后山径沿谷北登。

房山开始于华严祖师，时在隋唐之交，山间以兜率寺为之主，其余茅庵共得七十余处，皆苦行清修者所居，统属于寺，寺产颇丰，现亦衰落。贯如去岁九月以京中多数居士之推委来此住持，奔走布置，粗具规模，后日为其升座之期也。贯如沿途告余种种。入谷愈深，两山愈耸，山路愈狭，山势愈奇，山崖多短屈老柏，间缀桃花，极其美观。约三里许谷尽途穷，前方疑无去路矣。山之左崖凿级上升，名曰云梯，七十步至头山门。入门石级愈陡，高几及膝，宽仅容足，外方繚以短栏，系以铁链，以便攀登，计二百余步。至云梯庵小憩。庵倚于厂下，下临百丈危崖，若在雨水之时，即在瀑布之顶也。久无僧居，贯如来山，而一改旧观焉。自庵外云路左盘梯虽告尽，而山境之深奥幽秘，殊出吾人意想之外。屈曲再约二三里，古柏之下时露屋角，皆所谓茅庵也。经款龙桥，过瓣香庵，更上半里许，抵兜率寺，已昏黑。九时晚餐，入睡。

十九日。五时即早起。兜率寺佛殿前院内一老柏，大逾两抱，老干繁枝，极其苍郁。殿之后壁刊佛说四十二章全文。自殿侧绝壁扶梯而上，则为玉皇殿。殿后高峰为毗卢顶及茶萝顶。顶东为龙虎峪，顶西为紫金岭，而摘星砣峙于右，望海峰环于左，冈峦层迭，树木荫翳，形势颇佳。两山之间倚崖辟地，临壑建庵，曲径四通，别有境界，地段虽不宏敞，自有幽奥之致，自不显迫窄之局也。佛殿西首为方丈所居，藏有旧藏经多架，系明本，惜残缺矣。八时早餐，与张君遵午、王君吴山、王君仲青（清）结伴往游云水洞，寺僧蓬莱为导。

八时三十分出寺门西行，经文殊殿、观首殿，渡听梵桥，沿冈上升，约五里而至弥勒殿。俯瞰众山，皆在眼底，惟摘星砣尚在我辈头上也。自殿西下降，山径满铺落叶，颇滑足。约再五里至云水洞，我辈正在休息，昨日所遇之三西人自接待庵踵至，即进洞探览，约一小时而出，手足衣履皆泥泞污秽，相视大笑。时已十一时四十分，我辈皆整装携炬，相率进洞。

云水洞门正南面向，高可一丈，宽一丈二三尺，洞口之顶甚平。自洞口北行二十步，右壁镌一佛像。自此更进，不见天光，更四十步，洞渐低，须鞠躬而进。更二三十步，洞更窄，须俯伏蛇行而进。导者在前，遵午、吴山及余随后，仲清更在余后。余体较大，爬行较缓，遇最小之处即将肚腹着地，用两手屈伸而前，用力趲进，身几与洞合矣。如此前行约二十丈，稍可屈膝蹲行，时仲清已退回洞口，膝行十余步，洞渐高厂（敞），顶上水珠滴点间结水冰者，曰滴水成冰。

洞内黑暗无比，而地上湿滑，全恃火把之力。余并持洋烛四面观察，洞内钟乳下垂，皆如海松，几疑身入海底，珊瑚岛奇形怪状，不可胜数。山阴道上所谓应接不暇者，余曾居鉴湖，那得有此种万一之境界耶？自此观西方佛手、卧虎岩、人头岩、老龙潭、麻疯窝，而至二龙把洞门，已前行二三十丈矣。洞忽又迫窄，复膝行进十余步，则此洞之二进也。二进之所见者，为上香台、石葫芦、接引佛、什锦岩、石枣、石梨、石核桃、石柿饼、狮子望天岩、石肝、石心、石肺、石孩子、石铛、二龙戏珠池、金水瓶、锡烛台、莲花岩、帽盒岩、仙人过桥，此犹不过以其形似者而导者以之告耳。更进为石琴弦，以竹竿拉之，丁令清越，非凡响也。更进至一处，曰钟鼓楼，导者持火把上升丈余，吾辈止于其下，彼以预置之木槌挨击其近旁诸石，初作鼓声，曰此石鼓也；再作梆声，曰此石梆也；再作钟声，曰此石钟也；再作锣声，曰此石锣也；再作木鱼声、铛铛声，曰此石木鱼、石铛铛也。侧耳静听，拍手叫绝，至此已再进约半里矣。更上坡下行，为洞内之三进，曰面山、米山、葡萄山、棉花山、牡丹山、白龙潭、猴儿捧桃岩、五供养、拦路虎、大砣岩，皆三进内物也。更进侧转，洞顶极高，约四五十丈，上半分黑白，称为半阴晴天，其下为象驮宝瓶，为灵芝岩。由此更进，导者谓已到鹧子翻身处矣。适间三西人至此折回，余等多燃火把，细察前方，则洞中已无去路，眼前有穴，大可三尺余，适如水井上口，仅供水桶提挈进出之度耳。导者腾身先下，遵午继之，余将所穿夹衣尽行脱去，并将所携洋烛燃放一根于洞口。下降约八尺许，洞向内斜，如直角之弦线口之大，

视洞口之初次蛇行处为小。余又用力双脚直伸，借臀与肘之力渐渐溜下，幸此处岩石光滑湿润，尚不十分费事。此时脑筋忽发异想，以为到了十九重地狱，昏昏然莫名其妙。约三丈许出此洞，而进洞之第四进矣。内为鸡冠花岗岩、西瓜地、南瓜地、菊花岩、棉花岩、象耳岩，再上一坡为罗汉聚会，立者、坐者、伛偻者、侧倚者，盖无不备焉。其上为石幡石幢，四壁满挂，若飘飘乎其欲坠焉。自此石坡下降，湿滑难行，倾度甚陡，导者谓由此再进，洞塞而无可观矣。吴山、遵午止于坡下欲返，余亦意兴阑珊，乃燃一火把掷于坡下，察其下有积水，而余立身于罗汉聚会之会场上，时有水滴于余背，阴澈心脾，几不能忍。乃相将折回，鹞子翻身处之难上，则前此所未遇也。出三进，导者不循旧路引观观音说法台及珍珠塔。余前所述，洞内各物皆记其名，未尝述其状态，然余实无此笔法足以描写形容，且自入洞以后，脑筋昏昏然，莫名其妙，故不得已仅举其名耳。此珍珠塔大可两抱，高可一丈五六尺，斑驳晶莹，不知千万亿珍珠之穿缀也。更前为塔倒二节，则一塔倒为二节之形；塔倒三节，则一塔倒为三节之状。其基础既倾，其尖顶碎裂于数步之外，盖钟乳凝结亦有崩倒之时也。自此而出二进，过一进，再见天日而履人间世矣。

有是哉，洞之结构乃至于此哉！余无以名之，名之曰希奇古怪而已。余意此洞不知若干万年前必在海底，海底之珊瑚岛像即此类。余不明地质学，不能研究其真相。洞内如此宽大，且有滴水，故通空气。余辈在洞内观察近二时，疲劳之度莫可言状。出洞相视，比煤矿中工人略为清洁几分耳。盖洞中窄狭之处为探洞者火把之烟所熏染，与煤矿中固无甚差别也。以后欲探洞者，须饱餐，须多备柴把，须换预备污糟之衣服：此必要者也。导者火把之烟于经过窄狭处熏眼极难受，洞中泥滑难行，洞中深远，探索到底极费力。此探洞之难也，而胆怯气弱者不与焉。

出洞已下午一点三十五分，洗手、食粥，即作归计。至弥陀殿，余拟登摘星砣之顶，而蓬莱不肯为导。余子身上升，约已十丈，无径可攀。余招蓬莱上，彼竭力招余下，余恐迷途，乃下，极扫兴。蓬莱言，朝阳洞、西方洞、金刚洞，皆在砣之四周。余不欲观之矣。遵午等已先行，余与蓬莱缓缓下降，过地藏庵。庵之北园中有白皮松一株，大仅径尺，不足观也。院内有牡丹一本，粗逾拱，高逾人，荫可二丈，含苞一百二十余个。庵僧云是绿牡丹，视京师崇效之牡丹，古老多多矣。庵门前一古松，老干纷枝，披垂可以手折，姿态甚佳。回寺已四时半。

进餐既毕，仍觅蓬莱导余往游一斗泉。出寺东下，越涧过退居寮，沿冈东行约里许，至圣泉庵。自庵侧谷底上升，又约里许而至一斗泉。泉在地窖内之井中，余以手杖试之，不能及底。泉上一庵，不知何名。丹崖环拱而缺其南面，崖壁多钟乳，云水洞内之碎屑也。离一斗泉，至胜泉，南行过两冈，约二里而至旱龙潭。所谓潭者，系一极深之坑潭，径可十余丈，深约二十丈。相传古为毒龙所居，华严祖师开山，挥而去之，仅余此潭，然其情状亦可异也。自此折回，将及寺，贯如偕遵午等将游华严洞，邀余同行，乃折而南行。过十方庵，

经华严塔院南行，沿冈里许抵华严洞。洞之左方有一门，额曰“华严祖师洞”。洞内供华严像。洞之深广六七丈许。洞口之右侧一石，斑驳光滑，形如古钵，其口甚整，高下重迭，分为八格，曰八宝功德池。洞底一石甚类鸚鵡，其他形状亦多似海松，则云水洞之具体而微者也。其右一门石级上升，筑为小台，曰华严楼，颇轩厂（敞）可玩。时已昏暮，掌灯归寺。贯如备素筵颇丰洁。入睡已十一时矣。

二十日。五时三十分起床，检点行装毕。上玉皇殿，步入龙虎峪，一庵亦就圯矣。庵前一松，视地藏殿之大松较逊，山间称之为松王，何所取耶？松下多小竹，晓风拂拂，摇曳有致，庵之左壁为九王洞，一石厂耳。回寺早餐。七时辞贯如下山，八时抵接待寺，遵午等回北京，余策蹇诣云居。行约五十里，日已向午，抵下庄村。村畔溪畔遍植槐柳白杨，间以正在开花之杏，含苞待放之梨。里许行人柏林，林尽度一石桥，即云居寺山门矣。

云居寺局势之开厂（敞），树木之森茂，流泉之清澈，建筑之壮丽，北方丛林中可首屈一指。视山左长清之灵岩寺，实倍胜焉。门首额曰“西域云居禅林”，门内为天王殿，殿内院中双白松对峙，大围两抱，松下石涧流泉涓涓，则灌引自水头者也。白松之西为毗卢殿，更上为弥陀殿，更上为药师殿。殿前右碑为金刚启，左碑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功德颂也。更上为弥勒殿，前为清嘉庆御题云居寺诗石刻。更上为大悲坛，则寺之尽处，中为大悲殿，右为藏经阁，左为说法台。禅房之设备，亦颇完备。前年居留德侨管理，于此房舍遂多改易之处，于本来面目尚无所损也。僧徒因是四散，无复前日之盛矣。

余匆匆观览，急进午餐，觅一张姓老者为导往，观小西天，即石经山也。二时，自寺东度溪登山，行月五里，岭旁一古柏之下一井甚深，水亦清澈。此七名井之第一井也。更上百余步一佛殿，侧转殿左崖下，一石洞大可八尺，封以石门，门上半为栏干式，可以窥望。洞内满贮石版，即石经洞也。余以便于记忆之故，名曰第一洞。洞内经板能窥见者，一石版之首行为“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”，《大圆满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》一卷，又一版为佛说宝雨经卷。第一洞左数步为第二洞。经板之能见者，一板为《大乘大集地藏大轮经》第七；又一版已残，识其为心经也。东上抵小西天庵，庵东一石井圆形，大可丈许，深约二丈，旁均凿痕，则当年采取石料之所也。井东十余步又一井，亦如之。更东十余步为第三洞，经板之能见者，一版为《菩萨络纓经》卷第十一。更东念余步为第四洞，洞内一版为《摩诃萨波罗经》卷十三。洞前崖端一亭矗立，乃于亭中小憩。亭东为龙王洞，现为放牛之所矣。更东数十步沿崖北转，一井口大可二丈，蓄（蓄）水深黑，导者言是龙井，山间樵者常见有大龙在此来往，姑妄听之耳。折回由庵西出，层崖上覆，高不过四五丈，又得一洞，为第五洞，则完全闭塞，无可窥也。洞右一碑上方已剥落，玩其语意为元至正元年高丽比丘慧月重修石经山藏经洞石户碑记。又一碑为金清宁四年进士赵遵仁撰，题为《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四大部经碑记》。兹摘录其大意，以知石经之所由来也。金太平七年枢密直学士韩绍芳牧知是州，尝登峰游览，见石室经碑，召掌寺者

询问，均忘底细。乃取出检验，得《正法念经》一部，全七卷，计石二百一十版；《大涅槃经》一部，全四卷，计石二百二十条；《大花严经》一部，全八十卷，计二百四十八版；《大盘般若经》一部，全五百二十卷，计石一千五百六十条。又于左右得古记云，幽州沙门释净琬精于学识，于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一藏，以备法灭，乃于白带山石室刻经藏之。石室既满，即塞以石户，以铁锢之。至贞观十三年奄化，其弟子导公继之，仪公、暹公、法公又继之，仍未毕事，韩公以此上闻金圣宗皇帝，敕瑜珈大师诃可玄提点修刻，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成《大般若经》八十卷，计石二百四十，又《大宝积经》全一百二十卷，计三百六十版，以成四大部，合计二千七百三十条，云云。碑旁竖二碑，皆刻金刚经。

自此石级西登数步，为第六洞。洞较小，洞门额为“宝藏”二字，董其昌所书也。洞西佛殿已为房山县公署所封锁，其两旁石栅可以内窥，殿不甚广，两壁皆嵌石经板，洞中树八棱石柱四，刻佛像极多，并镌佛名于像，旁为千佛柱，实刻一千二十四尊佛。更东为第七洞。洞内所见之版，为《佛说恒水流树经》一卷，则以在第一、二洞之上层矣。更东为唐僧洞，中塑元奘法师取经像，而《西游记》之孙悟空、猪八戒牵白马伺于左右。导者谓唐僧取经即在此处，夫乃穿凿附会之甚欤？更西为第八洞。经版能见者，为《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》卷二十五，又一版为《陀罗集经》卷第二。至此石栏已尽，折回。至庵右拾级登顶，顶上一石浮图，九层，正方形，高可丈五六尺，南面为门，中供佛像；门旁刻二神将像，形态生动；西侧镌云居石经山石浮图记，其文不能辨识矣；北面刻曰“大唐开元十八年，金化长公主为奏明圣主赐新旧译经四千卷，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，并赐山地多处”云云，下款为“开元念八年岁庚辰朱明八日，前莫州吏部常选王守泰记”。山顶石浮图记，下为元和四月八日范阳县丞吉逾《题云居上寺》五言律诗六首，则此塔之建筑当在静琬着手刻经之日也。南山冈上一小石庵内供佛像，更南冈上一庵亦如之。自此望云居如指掌纹，柏林中杂以杏花，苍老富丽，诚不易遘之景物也。北山一径蜿蜒可辨，导者指谓从此可达上房山，计程十八里，惟路极难行也。余察云居形势乃上房山脉蜿蜒南来，分为中外两干，中干至余立足处而尽，外干而北而南，更由而东，抱回环于拒马河之北岸，其支干蟠屈作势，拖为宝瓶峰，局势开张，云居寺在其下，青鸟家言回龙顾祖处也。山下溪流尽处有人家数十，为水头村，云居寺前溪水之源头来自该处。乃从山之西冈下降，巉岩齿齿，小石累累，颇难着足，约五里至水头村。过村西南行不半里，即至水头溪水之发源之所。自溪岸石罅中喷涌而出，源头活水，清澈可鉴。德侨居此，于石罅之前构一水槽，以为藏水之区，上盖铅板，以免污秽。溪东一小庙，为龙王庙，庙前古柏之下有石灰制之椽欂，则德侨每日来此饮水休息之所。我国之待敌侨可谓优矣。余踞溪边石上盥面濯足，快愉之至。溪之两岸垂杨不少，正在舒眼放青之时，不让西子湖边也。蒋竹庄谓云居有西湖九溪十八涧景象，至其地而益信焉，口占一绝以纪吾行：

峰头行到水源头，曲曲清溪滚滚流。

两岸垂杨青欲滴，幽州记否似杭州？

导者家在水头，乃命往村中借一壶来。挈水回寺饮用。时已六时，夕照衔山，催人归去，乃循溪南行，过琬公塔院。塔院碑记为万历时沙门德清所撰，述石经事颇详，并言当时塔院已卖与巨室，清初达观可大师赎回之，则此寺亦已历经兴废矣。塔南为古刹香树庵。更半里返寺。

二十一日。早起至北塔院观法舍利。塔高可八丈，余下二级为六角形，上部为圆形，刻佛像甚多；塔之下层边沿嵌以特制之砖，中绘塔形，上书“法舍利”，塔下刻偈语四句：“诸法因缘生，我说是因缘。因缘尽故灭，我作如是说”。塔院之四周起四小塔，高可七尺，四方形。右前方小塔，其面刻唐石浮图铭，开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悦所撰，计十二行，行二十六字不等，书法美茂，文完整如新。左后方之小塔，其东方刻石浮图铭并序，谓此浮屠者唐中兴七年岁次辛亥夏月八日，宣义部守幽州都督府法曹参军上轻车都尉贝□王激，上为圣唐天子，下为法界苍生，次逮七□□□俯□□□眷□之所建也。景云二年岁辛亥夏四月八日建，上骑都尉宁思道书，上柱国丁处约镌文。文多剥缺。按南北朝齐和帝以“中兴”纪元，唐初无之，或者“中兴”非纪元，系高祖之七年欤？左前方小塔刻大唐易州新安府北街李公石浮图铭并序，开元十年四月八日建。易州前遂城县书助教乐高望书、塔砖间有剥落。余携其一以归。以为纪念。

南塔院之塔十二层，高十余丈。塔前有石幢三，中幢六角，刻佛；右幢刻何经，余偶忘之矣。左一塔较高大，刻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读秘藏石经塔记。记中大略谓，我道宗皇帝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方，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方，皆藏地窖之内，上筑台砌建石塔一座，刻文标记，知经所在，云云。其下备载经石卷数，系天庆八年戊午十七日戊戌甲寅建，燕台沙门惟和书。此塔用意等于小西天之石经室，不可以不记也。北冈上一小塔，不知其名，无暇再观之矣。

八时三十分，整装，遄行二十里，出谷。过六家庄，东风扑人，挟尘土旋舞，无孔不入。下午一时十分，抵琉璃河站。三时开车，六时抵京，住弟季哲寓处。

分析蒋叔南情衷山水的原因，从他的《蒋叔南游记第一集》“自序”中，可见一二，当为后人所借鉴：

余幸喜动而又爱逸。惟逸宜静，惟动多劳，二者相背似不得兼。寓逸于动，其惟游乎？游亦多术：上焉者以神游，庄子所谓乘长风御六龙，游乎四海之外者，放然自得，不以游为游者也。余之游拘泥区域，流连风景，以游为游，游亦下矣。游中作记，按日计程，遇物即书，繁委琐碎，如家常杂账，油盐柴米，随手拈来，非能藉眼底山川，抒胸中丘壑也。

其实，蒋叔南的游记虽然自谦为“以游为游”，看似随手拈来，实际上是巧妙地抒发了胸中“丘壑”，是真正的“神游”之作。总观蒋叔南这一篇《房山游记》，既真实客观地记载下上方、云居两处胜境，又抒发了一位旅游大家对房山的独有情怀。无论语言，还是文思，均可称得上民国游记佳品。

1934年，蒋叔南去世，被葬于灵岩展旗峰南麓。傅增湘有《吊蒋叔南》诗：

蒋侯一旦骑鲸去，冷落山中百二峰。

曾记屏霞庐上住，与君彻夜谈兵农。

好友冯玉祥挽的挽联更是准确地总结了蒋叔南不寻常的一生：

半世功名随流水；

一生事业在名山。